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 第九回 焚夙券兒能千蠱 假神咒僧忽宣淫

馮媛彈缺干孟嘗，收債市義三窟藏。  
付之一炬何堂皇，錢虜咋舌譏濫觴。  
俠客愧汗驚望洋，嗟彼延僧祈福祥。  
捐盜養虎尋豺狼，珠圍翠繞眾妙場。  
夜半羅衾佛放光，蓮花座湧蓮瓣香。  
迷津普渡真慈航，愚智吾分上下床。

話說蘇萬魁在城驚死，幸喜蘇興尚有三分忠義，吩咐眾人看守，叫幾人下鄉報信，聽候主母到來定奪。這送信的人下鄉，笑官已經出來料理各項，著家人報官看驗。幸喜不過劫搶兩房，庫房及各房俱未輕動，失去金銀首飾衣服之物，雖記不清楚，大約四五萬金。傷人三命，燒了兩進門廳。正要自己進城與父親商議，那城中報信的已到。

笑官大哭一場，舉家都哭個不了。笑官吩咐將董茂鎖住，候縣太爺到來稟明發落，自己即領著一家大小進城。他同母親妻妹先行，著兩位姨娘細細的在後收拾，又派幾個老年家人媳婦們等看守。

一會兒，到了城中，撫屍大慟，。蘇興方曉誤報之過，幸而自己沒有虧心，上前叩見。笑官道：「你很懂事，這開喪出殯之事，你與蘇邦兩人料理，各人派了執事，開單呈看。一切喪房事務，去請溫老爺、潘老爺與那邊施相公一同照應，裏邊請施太太、溫太太主持。再花田地方看來住不成了，著老成家人去搬取庫中存貯銀兩貨物，及小姐姨娘房中物件上來。」蘇興、蘇邦答應下去，一面買棺成殮，一面送訃開喪。笑官又將小霞之事稟過母親，請他過來，一體受孝。開了五日喪，第一日是往來鄉宦及現任佐雜衙門，第二日洋行各店舖同事朋友，第三日是一切姻親，第四日女親，第五日是本族本支。停了五七，方纔發引舉殯，這各親友的路祭，約有二十餘家，一直出了大東門，祖塋安厝。

笑官因在家守制，將家中諸務料理一番，把蘇興升做總管，代了蘇元，兼管庫房貨物房事務，蘇邦管了倉廩、一切鄉間的銀賬租賬，蘇玉承管城中銀賬，伍福管了大門，葉興管了買辦，皆立有四柱冊子，著蘇興按月收付稽牘，上了各項檔子，自己一年一算。又定了規矩，男子十二歲以上不許擅入中門，女子不許擅出正廳，後步中門外設下雲板，門外著八個小子輪班聽候差遣傳話，門內著八個僕婦輪班當差，或遞送物件，晚間即于耳房安歇守夜。

自己收拾兩處書房，外書房在正廳西首，係阿青承值，外派跟班六名；內書房在女廳東首，四名識字丫頭輪值。將五間大樓奉母親妹子居住，五間後樓住兩位姨娘，東院六間對面平房蕙若居住，西院的一樣六間小霞居住，以上各房都照舊派丫頭僕婦等伺候。家人生女，十一歲進宅當差，十九歲放出婚配，生子亦照此例；其有情願在宅者，聽其自便。內裏銀錢總管委了小霞，巫雲、岫煙幫辦。內廚房叫葉興家裏承管。又命蘇興家的、蘇邦家的、伍福家的，每人十日進內監察，這些僕婦丫頭倘有不是，輕則自行脍治，重則回明攆逐。後邊園子派兩房家人看守，承值打掃。共一百五十餘名家人婦女，俱照執事輕重，發給月錢，從三兩、二兩至五錢不等，外邊蘇興，裏邊小霞，逐月發付。一番經理，井井有條，各人亦都踴躍。再老家人蘇元，三子二女，長子聽其出戶歸宗，餘俱恩養在宅，月錢從重給發。其花田新宅，並行變賣。一面著人到番禺縣去稟請追緝。

這番馬公從前已經看驗過了，飭捕嚴拿，將董茂打了一頓發回，這裏也就撞了。後來，捕役拿住兩個鄉民，一個叫做白阿光，一個叫做賴得大，都係蘇家的債戶，供稱：「因欠債破家，起意劫搶。共合夥四十六人，他們都已逃散，我們因得了雙倍財利，剖分不勻，延遲被獲。」番禺縣當下將兩人寄監，吩咐嚴拿餘黨。

家人回來稟明，笑官方知就裏，心中想道：「我父親一生原來都受了銀錢之累。」感事傷心，不覺泫然淚下，因喚蘇邦上來問道：「你經手雖未多時，一切鄉間銀賬及陳欠租項共有多少？」蘇邦回道：「鄉賬本銀不到三萬，連利共該七萬有餘；租賬共有三處：花縣的田共三千二百餘畝，係莊頭王富經手，共欠糧米五千八百餘石；東莞的田二千七百畝，係莊頭鄭升經手，共欠糧米一千二百餘石；番禺的田共六千七百有零，係莊頭包福經手，共欠陳租一萬九千五百餘石。這三人前日上來磕頭，小的與他算過，叫他趕緊追討，他們應許十分之二的。」

笑官道：「你將銀賬上的借券及抵押物件、田單文契，都柑明封好，再喚齊債戶，于三月初三日俱赴花田宅中聚會，我有話吩咐。」蘇邦答應下去。

笑官在家悶悶不樂，卻好施延年過來，二人飲酒消遣。那延年恨不得將天外海底之事，多造出幾樣來告訴笑官。笑官忽然觸著道：「我去冬在城，看那天妃宮的和尚別無所長，不過善於求子，你須將這話替他傳揚開去，也算善事，但不可說明出自你我二人之口。」延年道：「這很容易，姐夫不曉得，我相好的朋友最多，這一人傳兩，兩人傳三，不消三五日就可以傳遍省城的。」又低低說道：「姐夫守孝在外，那裏受得起這許多冷落，其實也不必過拘，還是進裏邊歇宿的好。」笑官道：「我也不過恪守時制，在外百日，原一樣進去，一樣出門，大哥不必掛念。只是大哥須要趕緊尋一頭親事，侍奉母親，該用什麼銀兩，我自當措辦。」延年告謝出去。

到了三月三日，笑官坐了一乘暖轎，掛下轎簾，清早下鄉。

來至花田，那看守的家人上前叩見，笑官吩咐兩邊伺候。蘇邦領著許多鄉戶陸續前來，但見：鳩形的、鵠面的，曲背彎腰；狼聲的、虎狀的，磨拳擦掌。

破布襖蓋著那有骨無肉、烏黑的肩膀；草蒲鞋露出這沒襯少幫、沱青的腳背。擁擠擠，恍如窮教授大點饑民；延延挨挨，還似猛將官硬調頑卒。

吉士吩咐叫幾個年紀老成的上來，眾人互相推諉，纔有七八個人上來，唱了一個肥吧，意欲跪下。吉士忙叫人扶住，問道：「你們都是欠我銀子的麼？」那些人道：「正是。不是我們故意不還，實在還不起，求少爺發個善心，待今冬年歲好了再還罷。」笑官道：「我並不是待你討債，見你們窮苦，恐怕還不清，所以替你們打算，你們每鄉各舉幾個能書識字的上來。」

因叫家人將他們抵押的東西一齊拿去。那眾鄉戶共有三十餘人走上。笑官道：「眾位鄉鄰在此，此項銀兩本少利多，當初家父在日，費用浩繁，所以借重諸公生些利息，此刻捨下各項減省，可以不必了。諸位中實授窮苦的，本利都不必還；其稍為有餘者，還我本錢，不必算利。這些抵押之物，煩眾位挨戶給還。所有借券，概行燒毀。這是我父親的遺命，諸公須要各人拿出本心，不可有一些情弊。」眾人一聞此言，各各歡喜，說道：「蒙少爺的恩，免了利銀，這本銀是不論貧富都要還的，就著我們為首的人清理便了。」笑官道：「不須費心，諸位只要將抵押物件仔細發還，憑各人的良心便了。」說畢，即將許多借票燒個精光。眾債戶俱各合掌稱頌，歡聲如雷而去。笑官覺得心中爽快，下船進城，吩咐蘇邦：「此事不可聲揚。你回去速寫諭帖三張，分送至各莊頭，將所欠陳租概行豁免，新租俱照前九折收納。方纔這些債戶，倘有送本銀進城交納者，從重酌給盤費。」蘇邦答應遵辦。

笑官還家，叫蘇興銷了檔子，自己至父親靈前哭稟一番，在家守制不題。

再說那天妃廟前的和尚，本係四川神木縣人，俗名大勇，白蓮餘黨，因奸力斃六命，逃入藏中安身。為人狡猾，拳勇過人，飛檐走脊，視為兒戲。被他竊了喇嘛度牒，就扮做番僧，改名摩刺，流入中華。在廣西西安府殺了人，飄洋遁，結連著許多洋匪，在海中浮遠山駐扎。因他力舉千斤，且曉得幾句禁咒，眾人推他為首，聚著四千餘人，搶得百來個船隻，劫掠為生。近因各處洋匪橫行，客商不敢走動，漸漸的糧食缺乏。他想著廣東富庶，吩咐眾頭目看守山寨，自己帶了一二百名勇健，駕著海船，來到省城，

將船遠遠藏好，同了幾個細作入城。

打聽得赫關道饒于財色，他就極意垂涎，又不知那裏打聽得老赫求子甚虔，他就天天對著眾人說，善持白衣神咒，祈子甚靈。

前日瞥遇蘇吉士到來，說了幾句隱語，吉士信以為真，殊不知他看見吉士面上有些心事，又見跟他的阿青拿著姓蘇的燈籠，所以說那幾句。幸得吉士沒有請他供奉在家，他也一心想著關部，還算吉士的福運亨通。卻不該將烏小喬的名字告訴他，要他做什麼昆侖奴，這又是吉士的夢境。

但那求子之說，吹入關部耳中。此時老赫最喜歡烏必元的奉承，一切生財關說之事頗相倚重。必元又與包進才結為兄弟，走得格外殷勤。只是小喬那種惶苦之狀，一年來未見笑容，老赫不大喜歡，叫他父親勸了幾回，小喬只是不理。必元著惱，稟過老赫，將他拘禁冷房，只有也雲伏侍，無非要馴伏他的意思。這小喬倒深為得計，淡泊自甘。

這日必元上來請安，老赫提起急于得子的話，烏必元就力薦此僧。老赫即叫人傳進。這和尚大模大樣，打個問訊，朝上盤坐。老赫問道：「和尚本貫什麼地方，出家何處，有無度牒？」

仗什麼德能，敢在外邊誇口？」那番僧回道：「俺西藏人氏，向在達勒渾毒教主座下侍奉，法號摩刺。並無德能，不過善持解脫白衣諸咒，奉教主之命，替人祈福消災。度牒倒有一張，不知是真是假。」即于袖中拿出遞過。老赫接在手中一看，但見蟲書鳥篆，尖印朱符，知是喇嘛寶物，忙立起身來，雙手奉還，說道：「弟子有眼不識真如，望乞慈悲寬恕」即延至後堂，請他上坐，自己倒身膜拜。每日清早，同夫人胡氏虔誠頂禮。

約五六日光景，老赫要窺探他的行蹤，獨自一個潛至他房外，從窗縫裏頭張看。見這和尚在內翻筋頭頑耍，口裏喃喃的念誦，穿的是一口鐘衲衣，卻不穿褲子，翻轉身來，那兩腿之一望平洋，並無物件。老赫深為詫異，因走進作禮。摩刺坐下，老赫問道：「吾師做何功課，可好指示凡夫麼？」摩刺道：「老僧有甚功課，不過做大人男之兆耳。」老赫大喜道：「吾師如此勞神，弟子何以報德！只是方纔看見吾師法象，好像女人，卻是什麼原故？」摩刺道：「老僧消磨此物，用了二十年功行，才能永斷情根，若不是稍有修持，我教主怎肯叫我入羅綺之叢、履繁華之境？」老赫信為真確，後來竟供奉在內院，裏頭姬妾都不回避。那品娃、品嬌、品姪、品婷十數個北邊女子，呼為活佛，朝夕禮拜，爭思得子，便可專壞後房。

無奈老赫年紀雖然不過望四，因酒色過度，未免精液乾枯，靠著幾兩京參、廣中丸藥，日間還要鬧小子，夜裏又戀著這可兒、媚子年幼的人，這一月月中到不得兩三夜，所以西院這些女子，長吁短歎的很多，雖天天求子，那不耕之田，未必豐收五穀。

這摩刺打聽得銀錢是品娃經手，便先想制伏他。一日早晨，眾姬膜拜已畢，摩刺開言道：「眾姬且退，單留妹姪在此，傳授真言。」即附耳說了幾句。品娃出來，眾人問他說什麼，品娃道：「各人的機緣，誰敢洩漏？你們只要信心奉佛，自然各有好處。」品娃到了自己房中，忙忙的收拾潔淨。晚上，遣開丫頭，焚起一爐好香，一人靜坐。原來是摩刺告訴他說，他命該有子：「當于晚間焚香獨候，我來傳汝捷徑真言」，所以虔誠等候。

直至月上二更，見天井中一個黑影跳下，品娃心上一嚇，那活佛已走進房中，據床趺坐。品娃瞻禮已畢，即叩請真傳。

摩刺扶起他來，將他抱住，品娃曉得他是太監和尚，卻也並不驚心。摩刺道：「我有枕畔真言，係得子捷徑，當于枕邊密授，不知你可願依？」品娃道：「能與活佛同衾，奴家善緣非淺；況佛爺是我們一般的人，有何疑懼？」即替他解下衲衣，兩股中真無物件。品娃也脫衣睡下。那摩刺卻騰身上來，品娃倒笑將起來，說道：「佛爺想是魯智深出身，光在這裏打山門則甚？」摩刺道：「不進山門，怎好誦經說法？且看佛爺的法寶。」摩刺放杆手段，品娃早已神魂蕩漾，不暇致詳。接連丟了兩回，死去重醒。摩刺還不住手，品娃只得兩手按住，再四哀求摩刺暫且停止。品娃道：「師爺原來有這等本事！但不知向來藏在何處？」摩刺道：「這是納龍妙法，俗人那知色相有無？」即扯他手來捏住。品娃又驚又愛。摩刺道：「初次相交，怎好不得盡興，這齋僧不飽，奶奶豈非罪過？還須大發慈悲。」品娃打了他一下，由他再動戈矛。

直至五鼓頻敲，方纔了事。

摩刺起身趺坐，默運元功，品娃覺得滿身通暢，四肢森然，反攔住了他說道：「奴家有此奇遇，不枉一生。未知可能再圖後會否？」摩刺道：「後會不難，且包你懷妊生子，只是你一人承值不來，須要夥著眾人，方好略施手段。」品娃道：「這同院姊妹四人，都是奴家的心腹，我明日約齊在這裏，聽你怎樣，可夠麼？」摩刺答應而去。

果然次晚品娃告訴了三人，一同領教。這三人那個不想嘗異味，俱在品娃房裏取齊，四個團團夾攻這一根鐵棒。那摩刺忒也作怪，還逼勒著四姬都遞了降書降表，方呵呵大笑，奏凱而還。這品姪腹痛，品婷攢眉，品婷立了起來，仍復一交睡倒，雖得了未遇之奇，卻也受了無限之苦。品嬌道：「這和尚不是人生父母養的，那東西就像銅鐵鑄就一般，我們那裏攔得住？如今我們這院子裏的丫頭，共有二十幾人，除去小些的，也還有十五六個，我們一總傳齊了，各領四人，與他拼一拼，看誰勝誰負。」品娃道：「妹妹不要說癡話，我們向來上陣的還抵不住他，何況這丫頭們，只怕一槍一個死，何苦作這樣孽？」品婷道：「姐姐說得是。你我也算慣家，尚且輸了，何況他們？我聞得東院新來的阿錢，他有什麼法兒，何不叫他來盤問？他要奉承姐姐，再不敢不說的。倘若我們學會了，就可一戰成功。」品娃道：「我也聽得老爺贊他，我明早就喚他來盤問。只是我們都要多吃兩碗參湯，保養著身子，纔好衝鋒打仗。」眾姬商量禦敵之策，只有烏小喬在冷室之中，一些不曉。摩刺雖然記得姓名，幸得留戀眾人，不暇計及。

這日正與也雲閑話，忽見房門開處，他父親驀地走來，小喬起身接進。必元見他雲鬢不整，憔悴可憐，又住著黑暗地方，不禁潸然淚下，說道：「我前日那樣勸你，你偏不肯回心，致受這般苦楚，叫我看了怎不傷心！近來大人請了一位活佛在府求子，他奶奶們一個個誠心頂禮，求他傳授真言。你若肯去拜求，他原是我薦來的，一定教你。你將來生了兒子，得了蔭官，你豈不就是一位太太了？好孩兒，你聽我的話，將惡氣兒捺下，將好氣兒放些出來，我替你求一求大人，放你出去。若還是這樣，就一世禁在這裏了。你花兒一般的人兒，剛纔開得一兩瓣，豈不誤了青春？」小喬哭道：「孩兒自到這裏，那一樣不依著他，我天生這個樣子，叫我怎麼來？」必元道：「你在家中，一樣的會說會笑，而且笑的時候多，我還不時吆喝，為什麼到了這裏，一點兒笑容都沒有？大人原愛你，只嫌你這一樣。他說，只要你笑了一笑，還要升我的官呢。你就算盡了點孝心，笑一笑罷。」小喬道：「那惶歡苦樂如何勉強得來？爹爹要想升官，何不再養幾個會笑的女兒，送與總督巡撫，還可以升得知府知州，不強似盈庫大使麼？」

必元大怒道：「這賤人怎麼倒挺撞起我來！你春風不入驢耳，從今不必見面了！」立起來忿忿出去。小喬歎口氣道：「我看你靠著這座冰山，只怕春雷一響，難保不消。我這污軀之身，自然不能再奉蘇郎巾櫛，天可憐再見一面，也就死而無怨了。」

必元慚忿走出，見過老赫。老赫問他道：「你去勸他，他怎麼說？」必元連忙跪下道：「生了這等不肖女兒，都是卑職的罪孽，求大人格外寬恩，暫時饒恕罷。」老赫道：「他原沒有什麼不是，不過是不討人喜歡。迂拙孩子，我也不忍凌虐他，且過幾時再處。」必元謝了站起。老赫又問道：「我們應收稅項，各處都有缺額，將來覆命之時，我那裏賠償得起，你須替我想個法兒。」必元道：「這事卑職也曾同包大爺議過，大人還須傳他進來，通同商議。」老赫即喚進包進才，問道：「那稅項缺額，你同烏老爺怎樣商量？」進才回道：「小的仔細想來，那稅銀是明明因洋匪太多，商賈少了收不起，並不是那個侵漁的。此刻屈大人因報了『賊匪殲除，海洋寧謐』，加了一級，人家得了好處，我們倒代人受過，將來賠補額稅，屈大人難道幫我們不成？依小的意思，老爺將這洋匪充斥、商賈不通的情形奏上一本。現在各處稟報劫掠案件，不下五十餘處，去春董材的被劫自經，今春姚副將又因不能剿辦洋匪，督撫參了，這都是證據，不是我們扯謊。」老赫道：「這主意很好。那姓屈的本來任性，不懂事，我也顧不得許多。你吩咐郝先生寫下奏稿，拿來我看。」說畢，兩人退下。

老赫踱至裏邊，來到西院，見品娃等同著阿錢說話，老赫道：「你為什麼到這裏來，難道也想拜活佛求子麼？只怕輪你不到。」品娃道：「是我挑中了他，叫他過來的，老爺就這麼動氣，我要留他伺候我呢！」因吩咐阿錢道：「以後不許過去了，老爺喜歡你，難道不許我們也喜歡麼！」品姪笑道：「我們這心下的同心上的搭在一塊兒，恐怕他心裏嫌不虧稱。」老赫笑道：「我倒沒有

什麼偏心，只怕你們倒有點兒尋氣。我與活佛說話去。」品娃一晚同阿錢在床，不知說了些什麼話，學了些什麼法，後來與摩刺對壘，四位女元帥也就戰翻了一個賊光頭。下回再敘。